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煦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三國志文類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三國志文類六十卷不著撰人名氏今流傳有宋刊本宋史藝文志載此書注云集者不知名則當時已無可考也案柳宗元河東集有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其文皆採之漢書是編惟採三國志之文蓋沿其例凡

分二十三門曰詔書曰教令曰表奏曰書疏
曰諫諍曰戒責曰薦稱曰勸說曰對問曰議
曰論曰書曰牋曰評曰檄曰盟曰序曰祝文
曰祭文曰誄曰詩賦曰雜文曰傳所採上涉
漢末而下及晉初則以魏志載曹操事皆在
建安中而裴松之註所采多晉人書也惟其
中勸說對問二門皆當時口語本非詞翰取
盈卷帙於義未安又陳壽所評亦猶馬班之

贊摘出別立篇名亦乖體例以其宋人舊本
姑存之以備考証焉乾隆四十四年正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嘉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一

詔書

魏

漢獻帝

命魏公承制封拜詔

天子以公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疾速乃命公得

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

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

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
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
高峻為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
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
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
安國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
蕃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
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

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封魏公為魏王詔

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
功德光啓姓氏延於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
聖祖受命荆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
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
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
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

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
辛苦卑約當此之際惟恐溺入於難以羞先帝之聖德
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
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
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
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
封君為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績韓遂宋建南結
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

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冑深入險阻
芟夷蝨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縣旌萬里聲教遠振寧
我區宇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
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為己任猶錫土班
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
何以答神武慰萬方哉今進君爵為魏王使使持節行
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
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

魏王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

大聖以功德為高美以忠和為典訓故勅業垂名使百
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勲烈無窮休光茂
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
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
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鏤符析瑞陳

禮命冊寤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命
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搏節勿
復固辭

與魏太子丕詔

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
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於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
餘載天不憇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
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

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
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鞞刃
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
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勞祇厥緒時亮庶
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

變雒為洛詔

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
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

水變雒為洛

魏文帝

封孔子後為宗聖侯詔

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

謀茲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
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衰成之後絕而莫繼闕
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
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
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
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詔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

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楊彪待以客禮詔

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

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錫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作壽陵戒儉葬詔

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

禮國君即位為禋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
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
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
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
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
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

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
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
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
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
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
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
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

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季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

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
副在尚書祕省三府

緩征孫權詔

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
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
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禽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
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
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

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汚昔周
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
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
圍而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
安息

三國志文類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二

詔書

魏

文帝

鴉鵂集靈芝池詔

鴉鵂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

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
答曹人之刺

議輕刑詔

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
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秦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
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
違其戒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戒非祀之祭等詔

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典

喻華歆詔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

指曰

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

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封張遼李典詔

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

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其分遼典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封朱靈詔

帝即位封靈郇侯
增其戶邑詔曰

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召功踰絳灌圖籍所
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四海元功之將社稷之臣
皆朕所以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郇侯富貴不
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
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

追封鄧公策

武帝子冲年十三亡追贈
謚曰鄧哀侯又加號為公

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昔皇天

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深愴。然攸傷，今遷塋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鄱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

賜龐德謚策

德討闕羽為羽所殺，太祖悲之，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策。

曰

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
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
侯

賜張既子爵詔

昔荀桓子立勲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
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
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
翁歸爵闔內侯

蔣濟難追還詔

濟為東中郎將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除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明帝

改正朔詔

初大皇帝即位以受禪於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

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

據古典有詔

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正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

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羣藝厥義章矣

祀園丘詔

帝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有詔

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園丘曰

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
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
之祇以武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

追尊高帝高后畢降此詔

時追尊高祖大長秋
曰高皇帝夫人吳氏

曰高皇后
有此詔

禮皇后無嗣擇建文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

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時朝既尊恭
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四
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佑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
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
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
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
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
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封諸侯王詔

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疆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功臣配饗詔

祀夏侯惇
曹仁程昱

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于大烝故

漢氏功臣祠於廟廷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饗之

三國志文類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三

詔書

魏

明帝

寬獄詔

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

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
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
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
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
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
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
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
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徵管寧詔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庶
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
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
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
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
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
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

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

令青州刺史禮遣管寧詔

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

發遣

過賈逵祠詔

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

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賜彭城王據詔

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

縣

又賜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齋珠玉來到京師
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
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憚然不寧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
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
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
行哉若然小疵或謬於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

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于此
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
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
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
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
易著休復之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
義率意無怠

賜恭王袞詔

時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
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月贊美以彰懿親王研
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炳煥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
以終令聞

又賜璽書

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
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
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
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識諸無貳咎悔也

賜趙王幹璽書

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之

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觀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棠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

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
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
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
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
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况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
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
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

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

三國志文類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四

詔書

魏

明帝

封聊城王茂詔

茂性傲狠少無寵于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茂封

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

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

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叙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為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

恐無能傳業詔

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

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私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赦遼東詔

帝即位拜公孫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國家

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

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
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
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义手
北面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
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
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

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
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
無既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
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
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
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國
朝為子大夫羞之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

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自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

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出於肆
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
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
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
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
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
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齊王芳

賜孫資詔

時大將軍曹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預聞屬託今

縱不能匡弼時事何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乃賜詔曰

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
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
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
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
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
於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

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高貴鄉公

即位詔

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於王公之上夙夜祇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於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

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
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
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
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于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
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
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
麗無益之物

改武丘名詔

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
春城斬諸葛誕詔曰

古者克敵收其尸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
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
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丘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
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丘頭為
武丘明以武平亂使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義也

立三老五更詔

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
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

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

復入賈逵祠詔

甘露二年車駕東征也項復入逵祠下詔曰

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用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循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賜楚王彪璽書

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都許昌語在

凌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懲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

故事使魚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璽書曰

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讐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於外不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凌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

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甚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
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
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
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

三國志文類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五

詔書

魏

陳留王

燕王不稱臣詔

并有司奏

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所繼者重耶若使同

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

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

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於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蒸蒸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

督鄧艾禽姜維詔

蜀最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

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文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畧蜀所恃賴惟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趨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都高樓首尾蹙討若禽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

蜀

先主

封張飛策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
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
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侷蹤召虎名宣
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
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後主

告諭伐魏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

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
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
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維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求有攸濟
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務稽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
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
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久支天禍恣

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
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
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
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
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
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
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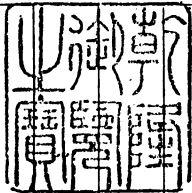
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
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
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麾首
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去邪從正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
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
原除之昔輔顛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

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
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
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
下使稱朕意焉

賜諸葛亮武鄉侯詔

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
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
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
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
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嗚呼哀哉



三國志文類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國志文類卷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王瓊

謄錄監生_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六

詔書

吳

大帝

魏文帝封吳王策

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
祿豐故叔且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

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乘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於潛漢望風影附抗䟽稱藩兼納織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

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
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
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
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
積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有德禮教興
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
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

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
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
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
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
鉅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勸相
我國家永終爾顯烈

報吳王書

初孫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

徵任子權辭讓不受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

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
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縱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
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理而掘
之古人之所恥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
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
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
福故先遣使者攜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
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吳主報陸遜書

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謹之言不能極

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此書

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耶而云不敢極陳何得

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何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于君也

奔喪詔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

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無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

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
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
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
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
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
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間憂不奔之
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凡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
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
之一人其後必絕

責諸葛瑾

詔

時使袁禮問諸大將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有詔責瑾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
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
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
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
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

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
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
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
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
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
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
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

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
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
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嘆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
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
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
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
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陸遜為丞相詔

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
遑假寐惟君天資聰睿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
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
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
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
以訓察羣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
如故

授孫慮大將軍詔

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
懿武略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
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
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恤將士誠慮建功立
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沖則
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賜呂岱討賊詔

時岱討廬陵賊李桓南海賊羅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有此

詔

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
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
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
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宴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
供賦役重用嘆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
裁之

三國志文類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七

教令

魏

太祖

諭掾屬各言其失令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
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

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耶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分租令

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羣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

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
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

辭邑土令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
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
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迂諸
常侍以為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
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

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也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彊敵爭儻更為禍始故汴水之

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為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為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為宗室包藏

奸心乍前乍却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

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
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
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
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
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
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
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
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

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

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捨書而嘆有以自省也
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
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
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
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
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
議少減孤之責也

祠廟令

議者以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劔不解履上殿
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
君王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
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
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
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吾坐俟樂闋
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為敬恭終不實也
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

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錄王必令

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
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
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封田疇令

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
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

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令曰菑令田疇
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
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
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
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
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
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
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

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
久留吾過

加棗祇子封爵令

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
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
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
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
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

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

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矣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

賜杜畿令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

三國志文類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八

教令

魏

文帝

問張既令

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

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耶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
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
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
凋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
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
落皆卹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
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
之效又能和夷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

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鄭稱為武德侯傅令

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
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
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
曜明其志

因孫權獻蜀將孟達等手筆令

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

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
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幽國之衆襁負其
子而入鄴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
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
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答司馬懿等言許芝所上符命令

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
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

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質况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栢城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内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恭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慙

夷齊庶欲遠苟妄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栢城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尊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所志豈可奪哉

答輔國將軍劉若等以下一百二十人令

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被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苛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暖饑者未飽

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
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
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糧未可宿
於田畝人事未備至如此也夜未曜景星治未通真人
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蓂莢未植階塗萐莆未生庖
厨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如彼也
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
勒石今諸卿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

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愧
相迫之如是也速為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

蜀

諸葛亮

與李豐教

時豐為江州都督諸葛亮
既廢平為民又與豐教

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
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
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

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
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叅軍
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
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
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吳

大帝

幽張溫令

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
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
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
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
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撓吏
容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
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
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

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
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
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
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
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為己形
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
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

尋虞翻令

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
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
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
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者送喪
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三國志文類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國志文類卷九

表奏

魏

太祖乞封荀彧表

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為萬歲亭侯

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
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
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

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力
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
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
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
太祖又與或書

太祖又書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

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

乞增荀或戶邑表

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

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增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又報之

報荀彧書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

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

夏侯獻請令駿弘使公孫淵表

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

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馮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闕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入右彼方士人

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華歆薦鄭小同表

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

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
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為郎中
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
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
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
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
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何曾請置軍副表

時詔太尉司馬宣王
帥眾討遼東曾上表

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
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
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
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
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
隆副車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
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
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

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有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陳羣上追封皇太后父母奏

時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羣奏曰

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

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

三公請謚文昭甄后奏

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承化天地所以明
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歿則光其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
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
烝通於神明遭離殷憂每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
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
行顯於不言化流邦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為

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

又請立廟奏

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

寢廟並奏可之

卷之二

三國志文類卷九